

樹，冬季最美的風景

北方的冬天，是肅殺、蕭條的，又是清醒、頑強的，更孕育着春天和希望。

冬天來臨，無論城市還是鄉村的柳樹、楊樹、槐樹、法桐樹、銀杏樹等樹木的樹葉被陣陣朔風，紛紛揚揚地吹落。那樹葉分明像飛舞的五彩蝴蝶，爭先恐後地棲息大地。冬季的樹木，脫掉所有葉片，守護生命，停止生長；像一排排健美運動員，自信地站在街口、公園、景區和山岡地頭，裸露着強健的體魄和結實的肌肉。

天，更高遠；視野，更開闊；空氣，更清新；樹，更精神。

冬天的田野空曠，沒有任何負擔和累贅，也沒了繁花似錦的豐腴和臃腫……空曠讓人視野更加開闊，纖瘦讓人凝眸深思，單調讓人更加灑脫……

冬天，世間萬物平等，擁有相同的環境和權利。草兒匍匐在地，野兔逃得無影無蹤，唯有樹還原地站着。田野裏、溝壑邊、大道旁，樹的影子隨處可見。寒風來了，它搖搖頭，晃晃身子，讓沒有定性的風悄然跑過；雪來了，它微笑着和雪花擁抱，然後抖一抖身體，鄙夷地看着它們從身旁緩緩滑落或者消失。

冬天裏執著站立的樹，那是曠野裏最美的風景。

冬季的樹展示不同的形象和風采，給人不同的情趣與感受。樹幹和樹枝形態各異，或直或曲，或粗或細，或側或卧，或仰或俯，或盼或思，或醉或舞……有的直立伸展，透幾分莊重威嚴；有的自然彎曲，顯得溫柔婉約；有的側身凝視，露幾分驚愕神秘；有的凌空低垂，懸幾滴飄逸閒適。冬季的樹徹底卸下榮華富貴的外裝，風中雪後更為生動、更有韻味，真實地淋漓盡致，真正地灑脫自由。

根深蒂固的樹木，那是大地最忠誠的子孫！

立冬，小雪，大雪，冬至，小寒，大寒……一九，二九，三九，四

九，五九……

寒風越來越急，寒雪越來越大。只有樹木真愛着腳下的大地，不飛，不動，走不了，也不願走。樹不挪動半步，把根深扎大地，它堅信腳下這片屬於自己的泥土，給自己挺直脊樑的信心和力量。夢想在覆蓋中孕育，在休憩中生長。

大地的養分沿着樹的經絡往上傳遞，從樹根到樹幹，從樹幹到樹枝，一直到每一個伸向空中的每一個細小的樹枝、樹梢。樹深感腳下大地的踏實與牢靠，依然挺直腰桿。冬日的寒風有些囂張，甚至肆無忌憚。一陣陣寒風從樹間颳過，樹只是輕輕搖晃一下身體，不屈服寧折不彎腰地站立，柔韌的樹枝被搖來擺去，任陽光和雲霧在枝條間跳躍與律動……

冬天的樹木，與大地同甘共苦，生死相依。

那是一棵北方的銀杏樹，直立於天地之間，孤獨地站立在山岡上，於凜冽的寒風中，緊握着北風的手，站着。兩隻不怕冷的喜鵲飛來，在樹枝與樹枝之間飛來飛去，丈量樹與樹的距離，感受樹枝與樹枝的親密。牠們的叫聲使這片空曠生動起來，像村上開放的兩朵孤獨的花兒。不一會，直到牠們前一後飛離遠去，只留下飄渺的身影。

一棵樹如此，另一棵樹也是如此，所有的樹在寒冬裏凝望着真實的自己和姐妹兄弟。各種樹木、灌木集結、混生在一起，無論什麼品種和名字，都是同一血脈，遙遙相望，互相鼓勵着、安慰着，堅信寒流過去、春風會來，相信枝會更壯，幹會更粗，葉會更密。因而耐心等待，靜心堅持，期待生命的勃發，靜候春天的消息。

無論白天黑夜，俯視空曠、板結的土地，仰望藍天與白雲，相信冬天必定過去，靜心堅守自己的家園，側耳傾聽風雨聲和時令的胎音。

過冬的樹，在冬季裏休養生息，為五彩紛呈的春季積蓄青春勃發的信心和勇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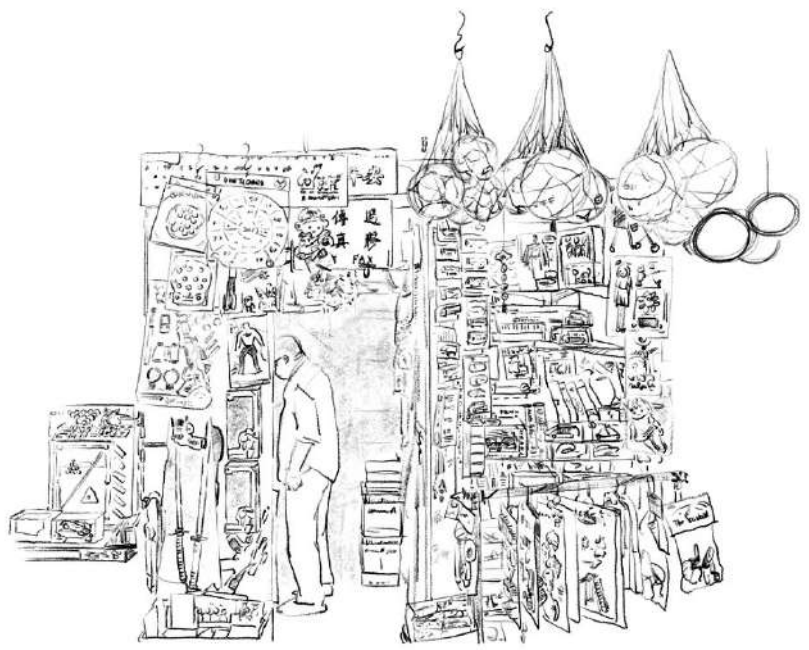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是我見
厲彥林

時地人

梁貝爾

小時候，我們在這店尋寶，現在，我們在城市中尋見這店，如獲至寶。



年的「文化組合」



人生在線
姚文冬

年是鄉村文化的集大成者，是一套「文化組合」。

從「臘八」到「二月二」，之間有好幾個傳統節日，諸如臘八、小年、除夕、春節、元宵、老天倉、龍抬頭，還有臘月二十五「掃房土」、正月初五「破五」等民俗，它們以春節為中心，前呼後擁，囊括了年味慢熱、高潮、冷卻的全過程，是一年中節日最扎堆的時間段，讓人過足了節癮。

這些節日、民俗，都是有講究的，比如「破五」，簡單說，就是不到正月初五，院子、屋子裏留下的污穢不能清掃；「老天倉」官名「填倉節」，象徵着新年五穀豐登。小時候正月二十五清晨，我在被窩裏被鞭炮震醒了，什麼日子，咋還放鞭炮？母親說，是倉王爺的生日，俗稱「老天倉」，母親又說，中午要蒸米飯、燉肉。於是，就牢牢記住了這個節日。年味一年淡過一年，但

這套「節日組合」不會改變，無論個數、順序、內容、象徵，這可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千年積累。

在鄉村，沒人會把吃喝與文化相聯繫，但鄉村的年飯確是典型的飲食文化。年飯，是一個家庭一年中最豪華、最奢侈的「頂級大餐」，沒有之一。如今，雖然尋常日子的餐桌，就賽過了往昔的過年，但年飯的重要性無可替代——吃喝不愁了，菜餚本身不再是重點，人們更看重那種全家圍坐的儀式感，那一桌飯菜，是用團圓燉熟的，用親情煮熟的，是用節日的歡樂炒熟的。這是物質向精神的傾斜，稱得上是文化的進步。除了除夕的年飯，上面列舉的其他年節，哪天該燉肉，哪天吃餃子，哪天要吃炸貨，哪天吃湯圓，也都有習俗框着，是不能亂來的。如此，怎能說過年的吃喝不是一種飲食文化呢？

《誰動了我的午餐》



市井萬象

中國青年女藝術家鄭婧靜榮獲「第一百六十屆法國巴黎國際藝術沙龍展」藝術沙龍獎。這次的獲獎作品《誰動了我的午餐》

描繪的是在作者創造出的真假難辨的世界中，一場自然與科技的思想博弈。《誰動了我的午餐——北極》描繪了在酷寒的北極，一隻北極熊的「覓食」場景。與之相對應的《誰動了我的午餐——赤道》，描繪的是在酷熱赤道，一隻河馬緩緩從水中浮出。

香港中通社

詩與茶和咖啡



文化經緯
陳安

都要讀一首詩。這是一天最重要的一餐。」

一邊飲咖啡，一邊讀詩，好一幅怡然自得的畫面。每日以咖啡之香和詩之美開始，該是生活的一大樂趣。不過，不知如今世上究竟有多少人會有此嗜好，每天匆匆忙忙去上班的人，連喝咖啡也匆匆猝猝，哪顧得上讀詩吟詞，至於周末、假日的早晨，又會有多少人邊喝咖啡邊讀詩呢，對此也要打上問號。還有我這些退休者，由飲料伴着詩詞開始一天生活的人，恐怕也不會多吧。

可我相信，在我們炎黃子孫中，會有不少人一邊飲茶一邊吟詩。最近我在互聯網上便讀到一首佚名中文小詩：「我喝一口茶，讀一首詩。我讀一首詩，喝一口茶。茶和詩的味道是那麼芬芳，詩和茶的味道是那麼迷人。」這顯然是中華民族傳統的承繼：一盞清茶，一首好詩，品茗讀詩，修身養性。白居易詩云：「或飲一甌茗，或吟兩句詩」，許多古代詩人都是茶興復詩心，一甌還一吟，不飲茶何以賦詩？不讀詩又何以解茶？品飲清茶，更覺詩味，解悟詩味，更覺茶清，茶與詩可謂絕配也。

我們深感幸運的是，古人給我們留下了豐富多彩的飲茶詩，僅蘇軾一人就作有八十餘首。這個一生屢遭貶謫、顛沛流離的宋朝大詩人，正是有了詩和茶才活得格外放達、灑脫，「談笑於生死之際」。他是個地地道道的嗜茶者，唐朝詩人盧仝在飲茶詩裏號稱要喝「七碗茶」，東坡先生回應說：「何須魏帝一丸藥，且盡盧仝七碗茶。」他知茶史、茶功，愛煎茶、品茶、續茶經，甚至愛種茶，「東坡」荒地上就有他種植的茶樹。他譽茶葉為「靈品」，「仙山靈草」，稱茶為「玉體」，「自古珍

泉」，更視之為「乳」，說茶是「乳水」，「乳花」，「茶乳」，「雪乳」。他認為茶助詩思，戰睡魔，「除煩去膩，不可缺茶」，活到老，喝到老，就會「未覺衰年侵」。他寫了一首又一首飲茶詩，怕人笑話，便先發制笑：「戲作小詩君莫笑，從來佳茗似佳人。」

茶有詩，咖啡也有詩。女作家基德每天早餐飲咖啡時讀了些什麼詩，她沒有說，我在互聯網上則看到不只一人推薦「跟你早晨咖啡相配的詩歌」。如有人介紹十首「咖啡詩」，其中有艾倫·金斯堡的《美國》，說一杯咖啡的熱能與這位「垮掉的一代」代言人的豪放詩歌相得益彰；西爾維亞·普拉斯的《女拉撒路》，說一杯滾燙的咖啡使你的心隨着女詩人的悲慘命運激烈跳盪；多蘿西·帕克的《情歌》，說愛喝咖啡的人會與這個「才女」、諷刺詩人心心相印，高唱情歌示愛。

美國人尤其不能忘的應是他們的「蘇軾」——沃爾特·惠特曼。蘇軾與茶緊緊相連，惠特曼則與咖啡密不可分。美國最有名的咖啡杯就是「沃爾特·惠特曼咖啡杯」，上有這個白鬍子老人的畫像和詩句，如：「當我活着時，我要做生命的主宰，而不做它的奴隸。」「把你的臉永遠朝向陽光，陰影將落在你的背後。」我還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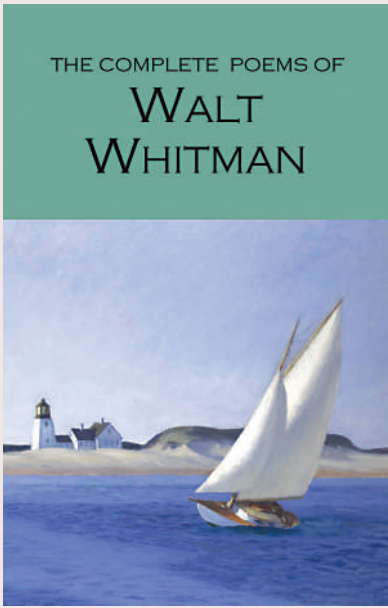
網上見多篇文章寫咖啡與惠特曼，如《沃爾特·惠特曼在咖啡店》，《早晨咖啡與惠特曼詩》，《咖啡甜點與沃爾特·惠特曼》，等等。

咖啡店人人可去，不用預訂，隨處可坐，可一邊喝咖啡一邊看報、讀詩，可向鄰座微笑，可與友人談哲學，與親人談日常生活，或默默觀察四周的陌生人，可願待多久就待多久，實在是一個自由平等的地方。美國讀者們覺得，咖啡店與惠特曼在精神上相符，尤其是他的名詩《我自己的歌》，既說出了他自己的人生觀，也概括了人人平等、每個人都可肯定自己的咖啡店精神。他寫道：「我讚美我自己，歌唱我自己，我承擔的你也將承擔，因為屬於我的每一個原子也同樣屬於你」，「信條和學派暫且不論……不論我從善從惡，我允許隨意發表意見，順乎自然，保持原始的活力。」

執筆至此，自問為何撰此短文？我尋思，無非是希望在這個電子化、圖像化時代多一些讀書吟詩的人，讓我們多一點跟蘇軾們、惠特曼們坐在一起的空間，讓我們的生活多一點詩意和情趣。詩可以與遠方連在一起，更可以近在眼前，與茶和咖啡連在一起，讓我們在努力學習、辛勤工作之餘，能在詩味與茶香或咖啡香中享受美好的人生。



▲《蘇軾詩集》（左）與沃爾特·惠特曼詩集。



資料圖片